

汉字奇特的文化功能（上）

万惠洲*

一、奇迹般的生命力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最为古老的四大表意文字中，我们发现，其它三种表意文字埃及的圣体字，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玛雅文字，均已消失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唯独中华民族的汉字硕果仅存，而且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汉字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并臻臻完善的。汉语作为我们先民使用的语言，是数十万年以前的事情，而汉字作为汉语的书面载体，只不过才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正是汉字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源可溯而且是有据可考。它连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构成中国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列的重要标志。汉字以书面形式弘扬着中华文明，从而为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大部分朝代是汉族人建立的，但先后也有匈奴、鲜卑、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统治过中国。其中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都把首都定在北京以施行其统治，先后达数百年之久。可是，汉语汉字长期形成的语文统治地位，虽屡遭挑战却岿然不动，仍保持官方语言文字地位不变。汉字这种超时空超民族的文化功能，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保证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与 55 个少数民族大团结的统一的国度。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汉语虽为占全国总人口 94% 的汉族所使用的共同语，但在区域上它包含有七种不同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和湘方言。它们听起来在语音上的差异，有人甚至说超过了罗曼语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之间存在的差异。为什么汉语始终保持着共同语地位，而七大方言并没有演变成七种不同语言？这一汗马功劳同样应该归于我们祖先为我们创造的汉字。汉字防止了方言的独立，自然就防止了地方的分立和民族的分裂。汉字始终维持着七大方言使用共同文字因而隶属于共同语汉语的文字大一统的局面。

汉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十分重要的工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汉字所起的作用是绝对无法漠视的。语言借用在汉语里首先要通过的关口就是汉字：借入要通过汉字，借出也要通过汉字。汉语里的借词只有变成汉字才能登汉语之门入汉语之户，至于能否入汉语之籍还得经受试用期的考验。西域借词，佛教借词，西洋借词，真正在汉语里安家落户的都必须以汉字的形式通过登门入户入籍的过程。一般来说，意译的借词比音兼意译的借词入籍容易，而音兼意译的又比纯音译的入籍容易，纯音译的借词入籍算是最

* 一般教育，教授，汉语语法、言语文化学。

难的了，这是因为它把汉字变成不符合中国人已有的语言文字心理习惯的纯标音符号了。

至于借出，有按汉字音义借出和按汉字形义借出两种情况。前者形成以字音为主的汉字文化圈；后者形成以字形为主的汉字文化圈。欧美语言向汉语借的字（词）属于前一个文化圈；日本、朝鲜、越南等向汉语借的字（词）则属于后一个文化圈。我们应该看到：汉字以上述方式借出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对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对语言的影响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看出汉字向外传播中华灿烂文明时为异族异文化接受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点。汉字的这种既以音尤其以形超种族超文化超国度地存在于另一个与自己毫无语言亲缘关系的语言环境里的情况，是由汉字奇特的文化功能属性决定的，更是由汉字奇特的形体结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

二、独特的形体结构

文化信息传播的最好媒介是语言文字。文字产生于语言之后，它使语言的信息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这种传播不再只是可听的，而且也是可视的；不再只是此时此地的，也可以是彼时彼地的；不再只是本族本文化的，也可以是异族异文化的。可是，文字的可听性是语言本来就有的，它是由语言的语音转化来的；而文字的可视性不是语言与生俱有的属性，它是根据语言的特点人们创造出来的。人们当初创造文字时既要考虑文字对自己所本的语言的可听性的绝对忠诚，同时还应该考虑文字要通过自身的形体结构把自己所本的语言以最大的可视性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因此对可听性的绝对忠诚与对可视性的最大追求应该说是文字创造之初能否很好地服务于语言，服务于文化信息传播所要依据的两个非常基本的必要条件。

汉字的可视性超过西洋文字的可视性。汉字的“好”与英语的“good”，“fine”，“nice”比较，我们发现从形音义三方面看，汉英在这里除了意义上的可比性外，形音彼此则相去甚远。汉语“好”的读音为“hǎo”，而英语则分别为 [gud]，[fain]，[nais]，它们在可听性上彼此对应，却分别坚持对自己所本的语言语音的忠诚。涉及到可视性的“形”，英语只有字母形体而无文字形体与汉语的“好”相对应。从本质上来看字母形体仍是忠于其可听性的，唯有文字形体才是突显其可视性的。这种突显，对语言要想突破原本的唯一的可听性功能，是绝对必须的。“好”之被突现出来从根本上说不在于 hao 加上第三声的字母形体，而在于“女”与“子”组合成的文字形体。这样，汉字以其文字形体表现出的对可视性的突现，先天性地超越了西洋文字只以字母形体表现出的对可听性的忠诚与对可视性的无可奈何的低能。

汉字“好”的这种先天优越，不仅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对造字宗旨，而且对造字原理，造字技术的超越。汉字“好”，是由“女”、“子”按照会意字的原理合成的。汉字有独体与合体之分，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按一定的造字原理组成合体的汉字。这自然使人们想起了“六书”说，其实，其中只有“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造字原理有着直接关联。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开启了我国从汉字字形入手研究汉字的先河。他在《说文解字·叙》中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所作的阐述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可以看出：象形与指事造的是独体字；会意与形声造的则是合体字。无论哪种方法都以突现字形的特征为已任，这样，汉字以其形体的可视性，象形性，可察性，会意性，可析性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使那些只对语言的语音一往情深的西洋表音文字，在相比之下更加会感到自惭形秽的了。

字形体的独特性在结构中同样地有自己的表现特点。只要我们对独体字或合体字进行结构分析,就不难探测出这种结构的独特性。独体的“月”,由丿 丨 一一四笔构成;合体的“信”由“亻”与“言”合成,进而由ノ 丨 与、一一一 丨 丨 一 九笔构成。由此我们分析出来了汉字结构的最小构件“笔画”。

那么有哪些常用的最小构件笔画呢?现举其要者列表说明如下:

笔 画	名 称	例 字
丶	点	如“六”字的第一笔
一	横	如“十”字的第一笔
丨	竖	如“山”字的第一笔
ノ	撇	如“八”字的第一笔
㇇	捺	如“人”字的第二笔
㇇	挑	如“刁”字的第二笔
丨	钩	如“子”字的第二笔
㇇	折	如“口”字的第二笔

每个笔画还有各自的变体,这要看其在字书写中的位置而定。如“点、”就有左点ノ,如“心”字的第一笔;右点、,如“小”字的第三笔;平点、,如“情”字的第二笔;长点、,如“欢”字的第二笔。“横一”笔与“竖丨”还有长短之别,如“三”字的三横的长短,“川”字中的二竖的长短就不同。总之,不同的笔画有不同的构字功能,同一个笔画位置不同,长短不同也会引起构字作用的不同。

部首,偏旁是造合体字的两个重要构件,它们具有很强的构字能力,是能产的构字要件。《现代汉语词典》对部首偏旁这样解释:“部首,字典,词典根据汉字形体偏旁所分的门类,如山、口、火、石等”。“偏旁,在汉字形体中常常出现的某些组成部分,如‘位、住、俭、停’中的‘亻’,‘国、固、圈、围’中的‘口’,‘偏、翩、篇、匾’中的‘扁’,‘拎、伶、翎、零’中的‘令’,都是偏旁”。现将一些最活跃的能产的部首偏旁同样举最主要的列表说明如下:

部 首	名 称	例 字
人	人字头	全、令、个、仑
亻	单人旁	依、休、住、信
彳	双人旁	徐、行、待、征
心	心字底	思、念、想、志
忄	竖心旁	性、情、怀、恰
扌	提手旁	打、捧、扔、扛
口	口字旁	吃、吹、喝、吞
目	目字旁	睛、相、眉、睡
讠	言字旁	语、说、论、议

辵	走之旁	进、送、运、远
足	足字旁	路、跪、跋、踩
门	门字框	闻、闭、问、闷
卩	单耳旁	叩、印、却、即
日	日字旁	晴、昭、旦、明
木	木字旁	杉、枝、桃、桂
艹	草字头	蓝、花、芝、茶
氵	三点水	海、河、江、洲
火	火字旁	灯、灼、炒、燃
纟	绞丝旁	纺、织、绣、纬
石	石字旁	碾、研、砚、砖

部首偏旁的造字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一个汉字无论笔画多少都必须合理适当地被写在一个方框内，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字又可叫“方块字”的道理。在同一个方块儿里，同一个偏旁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构成不同的汉字。请看“口字旁”如何通过位置变化造新字的：

位于左的字：喊、叫、呼、哮；

位于右的字：和、知、加、扣；

位于上的字：兄、呆、呈、号；

位于中的字：豆、兑、哀、享；

位于下的字：吾、告、吞、唇；

位于全包围中的字：回；

位于上三包围中的字：问、向、同；

位于左三包围中的字：叵；

位于上右包围中的字：可、句；

位于右上部或右下部的字：侃、捉；结、貂；

位于左上部或左下部的字：别、跟；硫、舔；

位于左中部或右中部的字：鼓、敦；短、諄；

还有“二口”，“三口”叠立的“吕”与“品”；还有“二口”并列分别位于上下部的“器”与“噐”以及位于上部的中部，下部的中部的“噩”。“口”几乎利用尽了方块儿内可能有的位置来为汉字造字，足见其构字能力之强，汉字造字技术之高超。

这种高超的技巧还表现在同一个字素可以与许多不同的部首偏旁合成为新的汉字。请看“票”与“扁”被分别用来造的新字：

(1) “票”：漂、標、鰲、剽、瓢、缥、瓢、瞽、瞽、瞽、瞽、瞽、瞽、標、療、標、標、標、標、標、標。

(2) “扁”：遍、躡、偏、徧、篇、編、匾、匾、編、編、編、篇、編、偏、翩、蹁、編、騙、徧。

体构件, 部首偏旁则是围绕它们来构筑具有不同结构特点的字群的。

人文关怀之对部首偏旁倾注, 使得汉字的构件具有很强的人文特征。“人字头”、“父字头”、“女字旁”、“子字旁”、“心字底”、“目字旁”、“耳字旁”、“手字旁”、“足字旁”、“舌字旁”、“口字旁”、“身字旁”、“言字旁”、“肉字旁”以及“亻”单人旁、“彳”双人旁、“卩”竖心旁、“扌”提手旁、“辶”走之旁、“阝”单耳旁等等都可看成是人文精神之渗透到部首偏旁的具体表现。英语之人文突现, 也只不过突现的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I”。而汉语突现的则是“人”: 英语使“I”突现于“词”, 而汉语则使“人”突现于“词”, “字”与“字素”。两种不同的突现, 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 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

人文突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上看是与看重人的心理作用, 人的意志精神作用相关联的。因此在汉字里出现了用“心字底”, “卩”竖心旁造的字如: “思、想、志、忠、意、怒、怨、恋、恹、悲、愁、愚、恶、忘、忍、忿、恐、恩、虑、感、慰、慕、恭”以及“情、性、忧、愉、惊、恨、悔、怕、恼、怖、怀、怅、悦、怡、悟、愧、慨、悸、憬、懊、惶、愤、慷、愤、憔、懒、憾、懦”等表心理意识活动的汉字。

心与脑本是人体控制生死的两大重要器官。它们本应是汉字字库里的可以用来造与其有关新字的基本字。从以上的例字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心”字属于这种基本字范畴, 而“脑”却属于由“肉字旁”构成的与“肝、肺、胆、脾、肾、胃、肠、胸、腮、脉、脏、腑、腹、胫、肤、腿、脚”等归于同一类型的合体字。“恼”与“脑”同音皆为“nǎo”, 可是“恼”表的是本应由大脑控制的“懊恼”、“恼怒”、“恼恨”、“烦恼”思绪情感活动, 却反而统统由“卩”竖心旁造的“恼”来表示。中国人向有“七情之说”, 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就有“六情”是由“心字底”, “卩”竖心旁构成, 而与“脑”的构成无丝毫关系。

汉字里的这种“脑”与“心”构字角色的错位, 绝对不是偶然的。强调心脏的作用是有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的。中医有“心、肝、脾、肺、肾”五脏之说, 其中“心”为五脏之首。《素问·痿论》特别指出: “心主身之血脉”。“心藏神”。这表明血液循环运行, 不仅靠心气的推动, 而且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也离不开心的作用。事实上, 人们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判断人死的标准的; 即使现在有人主张以“脑死”为标准, 仍是一个十分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人变成为植物人了, 脑虽死而心却未死, 心脏仍在跳动若判为死, 岂不是大大地有违于医学原理和人之常情吗?

对人的心理作用的注重, 不仅使“心”有很强的构字能力, 而实际上它还把它的触角远远地伸进到了汉语词汇与语法的领域, 请看下面的例子:

(1) “心”构成的四字成语: “心安理得, 心不在焉, 心驰神往, 心腹之患, 心甘情愿, 心广体胖, 心狠手辣, 心花怒放, 心慌意乱, 心灰意懒, 心急火燎, 心惊胆战, 心平气和, 心满意足, 心悦诚服, 心直口快, 心中无数”等。

“别有用心, 赤胆忠心, 触目惊心, 大快人心, 低首下心, 掉以轻心, 刻骨铭心, 苦口婆心, 狼子野心, 力不从心, 利欲熏心, 镂骨铭心, 戮力同心, 漫不经心, 十指连心, 万众一心, 有口无心”等。

(2) “心”构成的双音节词“心爱、心得、心烦、心寒、心急、心静、心软、心酸、心疼、心跳、心细、心虚、心硬、心醉”; “欢心、开心、宽心、精心、良心、灰心、甘心、分心、放心、多心、称心、痴心、动心、粗心、担心、当心”等。

(3) “心”构成一批顺逆对应的双音节词“心安”与“安心”, “心爱”与“爱心”, “心烦”

与“烦心”，“心寒”与“寒心”，“心狠”与“狠心”，“心静”与“静心”，“心动”与“动心”，“心宽”与“宽心”，“心痛”与“痛心”，“心细”与“细心”，“心虚”与“虚心”，“心醉”与“醉心”等。

“心”在汉语里以多种方式参与汉字的这种从偏旁到部首，从部首到汉字，再从字到词到语的全部构建过程的情况，充分说明“心”在汉字中，在汉语中，从而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

三、奇妙的应用文化

汉字是一个服务于汉语，服务于中华博大精深文化传播的科学的表意符号系统，它不仅有一套彼此关联的完整的造字原理与方式，而且还有一套从笔画到偏旁到部首再到字素的，内部有机联系着的完整的用于造字的构件系统。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以它的形体激起人的联想，以它的结构启发人的创造；因此汉字同时也是一种能给人以联想与创造的赋有魔力的文字。从理论上讲，它以汉语书写工具的符号体系的形式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关联地存在着；而实际上它却以十分奇特的方式活生生地而且多姿多采地出现在人们的应泛的应用之中。下面，我们将从十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缺笔与避讳。

中国人素有“八字没有一撇”的习惯说法。这就是通过“八”字缺了“丿”撇画，巧妙地用来比喻：“事情还没有眉目”的意思。

缺笔之被用来避讳实际上是图腾崇拜延伸到了文字的一种表现。缺笔避名讳源于周代，成熟于汉代，盛行于唐宋两代。圣人孔子之名首推避讳之列，因此“丘”不能完笔成“丘”，必须缺笔为“丘”。其次帝王之名避讳，所以唐代“渊”，写成“湮”；宋代“胤”，写成“胤”。清代康熙皇帝名“玄烨”，避讳写为“玄燁”，道光皇帝名“旻宁”，“宁”避讳写为“宁”。古代还有避家讳的如南宋著名刻书家陆聿，为了避父名陆游之讳，在其父《渭南文集》里，将“游”缺笔刻为“游”。现代这种迂腐的避讳制度已不复存在了。

(二)、字形的实用联想与修辞运用。

在日常生活中字形的联想形成许多习惯说法，比如：“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八字胡”。“八字脚”。“一字长蛇阵”。“一字摆开”。“十字路口”。“十字架”。“丁字尺”。“人字形”。“工字楼”。“之字曲”。“米字格”。“国字脸”。“金字塔”。“田字格”等。

在文学作品中，字形比拟作为修辞手段加以使用也不乏其例。请看：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自清《荷塘月色》）

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衔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黄宗英《大雁情》）

山口百惠虽然希望第二胎生下一个小千金，为凑个“好”字，但是，她在本月十一日深夜，却又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香港《新晚报》1985年11月14日）

(三)、拆字文化。

把汉字的偏旁部首拆开或合并，作出某种需要的解说以产生特殊的文化效果。无论在人们的交往中还是在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拆字文化的例子。

汉字里有不少同音字，人们常常采用离析拼合的方式把自己所要说明的字与其它字区分开来以避免混淆。例如：“立早章”，“弓长张”，“木子李”，“言午许”，“古月胡”，“人可何”，“耳东陈”，就是人们在解释自己姓氏时常会用到的例子。

在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寻找到不少类似的能产生特殊艺术效果的例子。请看：

长风挂席势难回，

海动山倾古月摧。(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六)》)

何处合成愁，

离人心上秋。(宋·吴文英《唐多令》)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好像些猪。(茅盾《故乡杂记》)

第一我得发个声明，我叫熊丙岚，不是兰花的兰、是山上吹下来的风，上边一个“山”字、底下一个“风”字。(蒋子龙《燕赵悲歌》)

“这两年赚得不少吧”。“不多，几个草字头”。(陆文夫《清高》)

(四)、析字联。楹联文化向来是汉字文化的一块色彩斑斓的瑰宝。析字联应该说是这块瑰宝上的一颗最为耀眼的璀璨明珠。除了对仗工整，还须以分析解说汉字为目的，这显然要比普通对联要高出一筹。

1、联句咏的“字”比较明显地含在联句里，我们通过离析拼合的方式可以了解到应该是什么字。请看：

(1)、夕夕多良会，

人人从夜游。

显然，“夕”与“夕”合成为“多”，“人”与“人”合成为“从”。

(2)、闻看门中月，

思耕心上田。

很明显，“门”与“月”合成为“闻”，“田”“心”合成为“思”。

(3)、砚向石边见口，

笙从竹下生声。

“砚”由“石”与“见”合成，“笙”由“竹”与“生”合成。

(4)、一史不通难作吏，

二人相聚总由天。

“一”与“史”拼成“吏”；“二”与“人”合成“天”。

(5)、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称婢，女又不妨作奴。

“人”与“曾”合成为“僧”；“人”与“弗”合成为“佛”。“女”与“卑”合成为“婢”；“女”与“又”合成为“奴”。

(6)、三石作磊，白堆泉水之间，

双木成林，高出嵩山之上。

三石叠立为“磊”；“白水”叠立为“泉”。双木并列为“林”；“山高”叠立为“嵩”。

(7)、因火成烟，若不撇下终是苦，

官舍为馆，人能回首便成人。

“火”与“因”合成为“烟”；“若”扔撇为“苦”。“舍”与“官”合成为“馆”；“人”回首

为“人”。

- (8)、竹寺等僧归，双手拜四维罗汉，
月门闲客住，二山出大小尖峰。

“竹”与“寺”叠立为“等”；“双手”并列为“拜”；“四维”叠立为“羅”（罗）。“月”入“门”为“闲”；“二山”叠立为“出”；“小大”叠立为“尖”。

- (9)、松木公，梅木母，公母两木成林，
岵山古，岑山今，古今二山并出。

“松”可析出“木”与“公”，“梅”可析出“木”与“母”，两木并列为“林”；“岵”析出“山”与“古”，“岑”析出“山”与“今”，二山叠立为“出”。

2、联句咏的“字”隐秘地藏在联句里，必须在联句的示意下曲折地拼合而成。请看：

- (1)、浅草遮牛角，
疏篱露马蹄。

在这里，“浅草”扣“艹”，“遮牛角”扣“乚”；“疏篱”扣“卍”，“露马蹄”扣“灬”。最后拼合而成“蕪”（芜）字。

- (2)、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这里“落花人独立”扣“亻”，“微雨”扣“雨”，“燕双飞”扣“从”，拼合而成汉字“俩”（俩）。

- (3)、明月依稀云脚下，
残花零落马蹄前。

“明月依稀”扣“月”，“云脚下”扣“厶”，合成为“育”；“残花零落”扣“彐”，“马蹄前”扣“灬”，整个合成为“熊”字。

- (4)、远树两行山倒影，
轻舟一叶水平流。

“远树两行”扣“艸”，“山倒影”扣“冫”，“轻舟一叶”扣“乚”，“水平流”扣心的三点。这样合成汉字“慧”。

(五)、析字诗。析字联句向诗歌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情。最早写这种离合体诗的当推汉末孔融（字文举），他写有《郡姓名字诗》，其中一首双句诗，最后离合而成“鲁国孔融文举”6个字，连贯成义，历代传为析字诗的佳作。限于篇幅限制我们不作抄录，现从唐人宋人诗中引出两首说明如下：

相传唐宣宗宰相令狐綯，有一天带领下属游大明寺，只见西厢走廊壁上有题诗一首：

“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水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烘燃。除却双勾，两目不全”。

这实际上是一首离析“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为目的的离合体诗。下属中只有班蒙能解其意：“‘一人’为‘大’字；‘二曜是日月’，为‘明’字；‘尺一’者，十一寸，为‘寺’字，‘点去水’为‘水’字；‘二人相连’为‘天’字；‘不欠一边’为‘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为‘無’（无）字；‘两日除双勾’为‘比’字。‘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也”。

宋人刘一止写的一首析字诗是这样的：

日_日月_月明朝昏，山_山风_风岚_岚自起。

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

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

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

这八句诗一句诗离合一个字，依序为：“明、岚、破、枯、何、重、咏、志”八个汉字。

(六)、字谜。汉字本身对于西洋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难解之谜；再用汉字作谜底而制作出来的字谜，可算是谜上加谜更加难解了。汉字从理论上来说，无字不可入谜；就看制谜者的智慧与技巧了。字谜是在充分地巧妙地利用汉字形体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制作出来的。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创造字谜，因此同一个汉字就有可能以谜底身分出现在不同的字谜里，这就使得汉字文化这块百花园地，更加显得精彩纷呈，闪耀夺目，更加使人有一种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的感觉。

一谜一底是比较常见的；但作为猜测线索的谜面，由于字谜制作者的观察视角与表述方式不同，则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情况。请看下面我们举的例子：

方式	谜面	谜底
笔画	一撇一竖一点。	“压”
	一字加两点。	“学”
象形	一桥飞架南北。	“工”
	儿女相见泪双行。	“姚”
离合	大小一一俱全。	“奈”
	技术合作不留一点不留一手。	“枝”
增损	早日腾飞。	“十”
	遇水则清，遇火则明。	“登”
假借	一减一不是零。	“三”
	水边一只鸡。	“酒”
包含	提倡晚婚，个个有分。	“日”
	你没有他有；天没有地有。	“也”
限底	一木口中栽，并非杏和呆； 若是猜成困，不算好秀才。	“束”
	目字加两点，不作貝字猜。	“贺”
	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	“资”
暗示	山字尖对尖，四口学相连， 老王当中坐，双日分两边。	“田”
	走在上边，坐在下边， 堆在左边，挂在右边。	“土”
抵销	大油田出油。	“奋”

	啤酒厂出酒	“碑”
残缺	人残心不残	“必”
	身残心不残。	“息”
半字	要一半扔一半。	“奶”
	半真半假。	“值”

多谜共底，即多个不同的谜面共同隐射同一个谜底，这充分显示汉字形体结构的奇特性以及制谜者观察视角的多元性。六谜共“口”字谜底这里不想赘述，我们试看一个关于杜甫幼年时才思敏捷猜字谜的故事。一天，他与祖父杜审言散步在稻浪滚滚的田野，眼见农民满脸丰收的喜悦，祖父情不自禁出了一个字谜考杜甫要他当场猜：

“四个‘不’字颠倒颠，四个‘八’字紧相连；

四个‘人’字不相见，一个‘十’字在中间”。

杜甫听了思索了片刻，然后胸有成竹地，不慌不忙地说出一个“米”字。祖父听到孙子的这一稚嫩却又准确的“米”字声，心中充满了喜悦不禁为自己有这样个年少聪慧的孙子高兴不已。

多谜共底，常常出现在以诗咏底的情况下。请看以下的两个例子：

(1)、咏“尹”字诗：

丑虽有足，甲不成身；

见君无口，知伊无人。

四句诗，每一句都隐射“尹”字；视角不同联想不同，因而表述也就不同，但共同构成咏“尹”字的谜面以供人猜。

(2)、咏“门”字诗：

倚阑干东君去了，霎时间红日西沉；

灯闪闪人儿不见，闷昏昏笑语无心。

这是一首构思巧妙，意境别致，让人叹为观止的字谜诗：一叹汉字结构之奇；二叹制谜联想之妙；三叹意境韵味之浓厚。

(3)、“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这是唐伯虎拜师前接受画师沈石田测试的一首古诗谜。当他听完画师吟罢这首四句诗时、唐伯虎略思片刻后即挥笔写了个“风”字。与前两首诗谜不同，唐伯虎在这里不可能通过谜面对汉字离析的方式来得到有关谜底的任何隐射信息，他所能获得的只是谜面通过诗的意境，词的形象给他的有限的启示。年幼的唐伯虎却成功地悟出来了一个“风”字，赢得了画师的赞许并乐意地收他为徒弟跟自己学画。

诗谜咏底而且连贯成句，相对于一谜一底各自独立，不能不算是字谜制作方式的一种发展与制谜技巧高超的表现。请看如下的例子：

(1)、虫入凤巢鸟飞去，

七人头上出仙草；

大雨落在横山上，

半个朋友不见了。

第一句隐射“風”(风)，第二句隐射“花”，第三句隐射“雪”，第四句隐射“月”，连贯成为“风花雪月”。

(2)、话说青山青又青，
两人土上说分明；
三人骑牛缺只角，
草木之中有一人。

以上四句诗分别隐射“请”、“坐”、“奉”、“茶”联起来就是“请坐奉茶”。这是唐伯虎给他的好友祝枝山猜的诗谜，猜中了才能作为上客喝茶。

(3)、二人抬头不见天，
一女之中半口田；
八王问我田多少？
土字上面一千田。

以上是江南才子徐文长，一年新岁在杭州西湖总宜园灯节灯谜盛会上猜中的一个诗谜，谜底为：“夫妻義(义)重”四个字，很有中国传统的夫妻恩爱的文化底蕴。

(七)、回文字(词)一回文句一回文联。

回文在汉语里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从字到词到语到对联都可通过回文的方式构成，使人看了有耳目一新而且妙趣横生的感觉。

我们知道，汉字素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合体有二合体，三合体的情况；如果是相同的二合体或三合体之合，不就构成了二合体的三合体的回文字或词吗？请看以下例子：

二合体的回文字(词)如从、林、朋、棘、赫、兢；三合体的回文字(词)如粥、粥、斑、辮、辮、辮、辮、辮。还有二体叠音回文词如鼎鼎、赫赫、茫茫、滚滚、斑斑、喋喋、袞袞、芊芊、洋洋、睽睽等。

进而出现了诸如：“狗咬狗”，“人挤人”，“龙生龙”，“凤生凤”，“门对门”，“户挨户”，“楼外楼”，“山连山”，“九月九”以及“中国出人才人出国中”，“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西湖绿柳堤柳绿湖西”等回文，回文联的奇迹也就应运而生了。在福建厦门鼓浪屿鱼腹浦有一副对仗工整饶有情趣的回文联，现抄录如下：

雾锁山头山锁雾；
天连水尾水连天。

这副对联顺读逆读意思一样。神奇的自然景观与巧夺天工的回文联交相呼应衬托，不禁使游人叹为观止，乐不可支，流连忘返了！

另外还有一副描写昆明翠湖风景的回文联，与上副对联可说是异曲同工之妙，珠圆玉润之美，现抄写如下以资欣赏：

翠湖喷水日水喷湖翠；
春城飞花时花飞城春。

还有回文套回文的对联：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明代李廷机，官至礼部尚书，他撰写了一副回文联以自律：“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

胜德”。时至今日仍具有极强的警世作用。

(八)、回文诗。既然有了回文联，回文诗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汉字在整个回文形成中的作用，首先是由汉字本身表意特性决定的，其次汉语重意合的语法特点保证了汉字成功地实行其功能。回文诗不仅可以顺读也可以逆读，有的还巧妙地可以连环反复吟读。现举出下面的一些例子以说明回文诗奥妙之所在：

(1)、唐·潘孟阳《春日雪回文绝句》

春梅杂落雪，发树几花开；
真须尽兴饮，仁里愿同来。

逆读则为：

来同愿里仁，饮兴尽须真；
开花几树发，雪落杂梅春。

(2)、宋·李禹《寄怀一首》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痴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逆读则为：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痴。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3)、现代诗人刘大白写有一首《山家》回文诗，吟诵起来，同样回味无穷。请看：

家山是处断林平，近舍村桥跨水横。
华吐夜来初月朗，影留溪上晚霞明。
花开半落飞红雨，瀑泻长空劈翠晴。
沙印绿多苔径曲，斜枝竹碍路人行。

逆向吟来即是：

行人路碍竹枝斜，曲径苔多绿印沙。
晴翠劈空长泻瀑，雨红飞落半开花。
明霞晚上溪留影，朗月初来夜吐华。
横水跨桥村舍近，平林断处是山家。

(4)、清代女诗人吴绛雪一天应父亲之命，同大姐二姐一起比赛作诗，要以春夏秋冬为题写出四首七言诗。当大姐二姐仍在冥思苦想，搜索枯肠中时，才思敏捷的吴绛雪抢先向父亲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
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
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
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

以上四句回文诗自成一体；但其奥秘是把春夏秋冬为题的四首七言诗，以十分巧妙的方式

隐匿在这四句十言诗里，那么就让我们看看怎样从这四句诗里分别演绎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特色各异的七言诗的：

第一句：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

《春》

莺啼岸柳弄春晴，
柳弄春晴夜月明；
明月夜晴春弄柳，
晴春弄柳岸啼莺。

第二句：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

《夏》

香莲碧水动风凉，
水动风凉夏日长；
长日夏凉风动水，
凉风动水碧莲香。

第三句：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

《秋》

秋江楚雁宿沙洲，
雁宿沙洲浅水流；
流水浅洲沙宿雁，
洲沙宿雁楚江秋。

第四句：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

《冬》

红炉透炭炙寒风，
炭炙寒风御隆冬；
冬隆御风寒炙炭，
风寒炙炭透炉红。

我们发现：每首诗头两句后两句分别存在着连环关系，而三四句又与前两句分别呈现顺逆读关系。这样四句之间是一种连环的回文关系。不然的话，每句十个汉字，怎么能创造出韵律有致妙趣横生的四句 28 个汉字的七言诗来呢？实际上，《春》、《夏》、《秋》、《冬》每首诗皆可逆读，同样具有浓郁的诗意。

(九)、藏头诗。这是汉字结构又一次被巧妙的应用的另一个典型事例。这种诗的创作，就是使诗句之间首末二字，呈现出一种部首偏旁的离合关系，使人看起来部首偏旁隐藏在每句诗的首末二字之中，所以称为藏头诗。显然，这是汉字文化在其结构特点进一步被运用的基础上，所显现出来的另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线。

宋代孔平仲写有《寄贾宣州藏头诗》：

高会当年喜得曹，日陪宴衍自忘劳。
力回天地君应惫，心狭乾坤我尚豪。
豕亥论书非素学，子孙干禄有东皋。
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长松荫短蒿。

很明显：“日”藏于“曹”；“力”藏于“劳”；“心”藏于“惫”“豕”藏于“豪”；“子”藏于“学”；“十”藏于“皋”；“分”藏于“寡”；“高”藏于“蒿”。

另有一首无名氏的《秋夜偶成》：

木扉掩后意逾清，青简开时眼益明，
月上满庭初皎皎，交枝竹影乱纵横。

其中“青”与“清”，“月”与“明”，“交”与“皎”，“木”与“横”就有一种藏头关系。

藏头诗发展到后来有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藏的不是“头”，而是“字”了。在1978年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里，我们发现有这样一首无名氏的藏头诗：

悼词花圈献碑前，周围广场尽肃然。
总想恩人功和绩，理应哀痛泪连绵。

把隐藏于每一句诗中的头一个字给抽出来，按其顺序排列即是：“悼周总理”四个情真意切极赋有历史厚重感的汉字。

(十)、宝塔诗。我们已经看到汉字横向地被应用来创造出种种文化奇观，那么纵向地看汉字是不是也会有所作为呢？我们发现在汉字字库里，除了相同的二体叠立诸如“吕”，“昌”，“炎”，“圭”，“棗”等汉字外，还有与我们要讨论的也是用汉字叠起来的宝塔诗是否有些关联的相同三体鼎立的汉字诸如“众”、“森”、“品”、“晶”、“焱”、“淼”、“鑫”、“蟲”、“垚”、“磊”、“聶”、“聶”、“犇”、“犇”、“轟”、“轟”、“犇”、“轟”等？

由汉字叠构起来的宝塔诗，实际上是汉字的应用向纵的方向延伸发展的一种表现。它是由首句一字，第二句两字，第三句三字，第四句四字，直至第七句七字，进而顺次叠列起来构建而成的。据说这种诗体始于中国诗歌发展鼎盛时期的唐代，而且还是由著名诗人白居易开的先河，随后不断有人效仿，使之成为诗歌中的一个风格别致形式新颖的门类。现从《全唐诗》中抄录三首宝塔诗以供欣赏：

(1)、白居易《咏诗》：

诗，
绮美，瑰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后，便到司空送白辞。

(2)、王起《赋花诗》：

花，
点缀，分葩。
露初滴，月未斜。
一枝曲水，千树山家。
戏蝶未成梦，娇莺语更夸。
既见东园成径，何殊西子同车。
渐觉风飘轻似雪，能令醉者乱如麻。

(3)、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铤煎黄蕊色，碗转鞠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四、结 束 语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书面载体，由于它的象形表意特征，使之具有远比表音文字强大得多的生命力。其实这种生命力是以汉字的科学性，汉字的民族性、汉字的人文性为三根重要柱子支撑着的。汉字的科学性保证了汉字数千年来始终作为汉民族语言的和中华文明的最有效的书写工具的巩固地位；汉字的民族性保证了汉字数千年来始终有着中华民族作为使用自己的稳定不变而且绵延不断的族群根基；汉字的人文性则保证了汉字所记录与传播的中华文化具有渊源流长精深博大的特性。

汉字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与中华民族高度智慧水乳交融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一旦产生就进入到文化信息传播的领域，在其长期使用过程中，它的文化功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到了发展。这表现在汉字从其形体到结构，从笔画到偏旁，从部首到字素，以表音文字所不可能有的方式衍生出一种围绕汉字的应用而产生的独具汉语特色的文化。我们把这种与汉字息息相联的，是在人们巧妙地创造性地使用中产生出来的文化称之为汉字文化。它是汉字的特殊形体，特殊结构，经过人们特殊的艺术加工后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因而它是为汉字特有的是西洋表音文字所不可能有的一种文化奇观！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文献，谨在此一并致谢）

- 1、《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著，1989年，语文出版社。
- 2、《语文常谈》，吕叔湘，1992年，三联书店（香港）。
- 3、《中国文字学》，唐兰著，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4、《中国语文纵横谈》，周有光著，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 5、《汉字文化漫笔》，曹先擢著，1992年，语文出版社。
- 6、《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7、《中国的谜语》，李敬信主编，1980年，人民出版社。
- 8、《奇趣妙绝对联》，常江，常治国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4月。
- 9、《酒令·灯谜·文字游戏》，兰风，颂栗编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
- 10、《中国文化史纲》，冯天瑜著，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